



## “善怕”者无咎

□ 马军

明代思想家方孝孺有云：“凡善怕者，必身有所正，言有所规，行有所止，偶有逾矩，亦不出大格。”“怕”，似乎不是个褒义词，凡事一旦和它沾上边，往往就被贴上了“废柴”的标签。因为，它是来自于内心的恐惧和不安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与祸患，缺乏勇气，胆怯害怕，六神无主，甚至魂飞魄散，其结果不问可知。但方孝孺在其前边加了个“善”字，则点石成金，使其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善怕者才是真正的大勇者，因为他有所恃，有固若金汤的自身防线，一句话，他心里有底。

山西晋中市榆次老街的城隍庙前有这样一副对联，令人震撼：“做个好人，身正心安魂梦稳；行些善事，天知地鉴鬼神钦。”身正者，心是安宁的，恬静的；梦是安稳的，香甜的；整个人是生机勃勃、阳光满满的。因为他们“仰无愧于天，俯无愧于地，行无愧于人，止无愧于心”。立身方正

之人，脊骨必是正的，巍巍乎直立于天地之间。一帆风顺时，不会趾高气扬，自视为横绝四海之大物；霉运缠身时，亦不会卑躬屈膝，筋骨无存，瘫作一堆。身正者，如迎风松柏，傲雪寒梅，是“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”的，堂堂正正，坦坦荡荡，即使被无端泼一身脏水，朗朗乾坤之下依然掩不住其一身浩然正气，随着岁月的潮水退去，清正者愈加清正，泥濘者愈加污浊不堪，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。

身正必心正，心中的大树，葱葱郁郁，顶天立地，“八风”再厉害，在心灵的定海神针面前也会一败涂地。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安，是古人毕生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，但其根源和基石恰恰是“正心”，心正了，意诚了，才会有后来的摩天大厦和不朽勋业。

身正了，人生就成功了一多半。再加上谨言慎行两个金钟罩护身，即使偶有逾矩，也断不会伤筋动骨，不可挽回。每欲开口，或者做事，先要想一想，符不符合社

会公德，触犯不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。对此，孔子谆谆诫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这个“礼”，就是一条必须时刻横亘在心底的底线，就是言有所规，行有所止。哪些话该说，哪些话断不可说，哪些话当以什么方式说；哪些事能做，哪些事万不可做。牢牢守住心头的那条不可逾越的警戒线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
善怕者，怕的是突破了这条线。常言说得好，“鸟飞有影，风过有声”，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，只要做了，就会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”。清代官员叶存仁离任时留下一首千古传颂的不朽之作：“月白风清夜半时，扁舟相送故迟迟。感君情重还君赠，不畏人知畏己知。”你的“好意”，我不是怕别人知道，而是怕自己的内心不得安宁。何其清醒，何其坚定，有之怕，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
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，一辈子不犯一点错误既不现实，也不符合事物发展变化

的规律，即使大德高古的孔老夫子也是到了70岁才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，关键是知止能止。北宋官员赵抃在夜深人静陷于美色与良知的煎熬时，一声大喊：“赵抃不得无礼！”猛踩刹车，使自己迈出的那只即将沾满污泥的脚断然收回；明代官员刘大夏面对库吏“羡余钱”的“好意”提醒，内心也曾有过短暂的纠结，但很快理智就占了上风，“刘大夏，你日常读圣贤书，立志堂堂正正，做个好人，怎么如今碰上非本分应得之财，就犹豫不决，乱了心志？实在有愧古圣先贤，不是大丈夫啊！”

有所不为，有所忌憚的善怕者，看似循规蹈矩，谨小慎微，有欠魄力，但恰恰避免了无知者无畏结出的累累恶果，也为自己筑起一座坚固的城堡。不走邪路，不滑泥坑，不蹈罗网，使得危殆总是在他们的身边绕行而过。人生路上，走得最远，笑到最后的多是此中之人。

——摘自《月读》

人生

文苑

## 掌控环境

□ 伯纳德·罗斯

我在一个大礼堂教“机器人导论”这门课。那个能容纳400人的礼堂内零零散散地坐了90个学生，而且绝大多数学生坐在比较靠后的位置。我在前几周上课时要求他们下次听课尽量靠前边儿坐，但是他们无动于衷。这门课每周上3次，每次50分钟，我下课后经常感到精疲力竭。

于是，我带了一卷黄色的路障警戒带，上面印有“请勿靠近”的黑色大字。我在课前半小时来到礼堂，用警戒带封锁了后半屋子。学生们进入礼堂后，全都自动坐到了靠前边儿的位置，而且他们更倾向于坐在最前面的几排。是的，谁会愿意坐在风险未知的警戒区域周围呢？

那堂课，学生们坐得离我很近，我极易传授知识并得到反馈，他们也很容易与我互动。我拉了两周的警戒带，当学生们习惯了新座位后，我就没有必要再封锁后半屋子了。

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，但我仍然印象深刻。我很高兴自己主动掌控了物理环境，而不是仅仅依靠毅力和忍耐挨过这劳神耗力的10周。

如果你要主持一场会议，或者做一次成功的演讲，那么请认真考虑每个人的位置；如果你在开会或听讲座时感到无聊想要离开，请挪到前排位置试一试。我们身处的物理位置相当重要，它对我们的感受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点滴

## 大象

□ 达·芬奇

友好而谨慎的大象，当它们遇到迷路者，且知道他以往踏过的印迹，便会自告奋勇，带他返回。同时，为了防止遭人欺骗，它们会集结众象，排成警戒的队伍，共同出发。

大象喜爱悠闲地漫步河边，可惜太过肥重，无法浸浴河中。它们向来如此温驯安详，可是，可怕的猪嚎声让它们不知所措，四散逃离。因为性情温柔善良，大象彼此之间团结互助。当一头象落入陷阱，会有许多象拾来树枝和石头，扔入陷阱，使里头的象得以缓缓爬出。此外，它们从不欺弱。当它们行走时，遇到羊群挡路，会扬起长鼻，小心翼翼地拨动小羊，以防踏伤。至于战斗，除非他人出手在前，否则大象从不会主动挑起战端。和平如它们，总不愿伤害自己与他人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 漱石先生的故事

□ 芥川龙之介

先生经常去钱汤（大众澡堂）。一天，他在冲洗间擦肥皂，旁边一个身体健壮的汉子正在冲澡，水沫毫不留情地溅到后边弓着身子的先生的脑袋上。性情急躁的先生立刻发火了，厉声喝道：“混账东西！”骂完，先生思忖，骂上一句虽然很过瘾，要是那汉子同自己干起架来，该怎么办呢？想到这里，他立即感到害怕，一时惊慌失措起来。

那汉子也许慑于先生的威严，老老实实地道歉：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亏得他来上这么一句，终于得救啦！”先生回忆起来十分感慨，仿佛真的得救了。

——摘自《随笔》



## 我们又不赶时间

□ 北北

“我们又不赶时间”是《春娇与志明1》中的经典台词，志明因为这句话打动了春娇的心。多年后，这句台词又在《白莲花度假村第二季》中出现，成为骗子获取女人信任的开局。两个陌生人，因为一方愿意花时间聆听另一方讲故事，才有了后面的故事。这句历经一个年代依然经典的台词，体现了“耐心”的稀缺性，且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绩效社会中，它变得越来越稀缺。

“慢一秒都不行”是这个时代的标签。匆匆赶路的行人、疾驶而过的车辆、人工智能的倍速功能……人们习惯了压缩时间，慢一秒仿佛就会被飞速前进的时代抛下。“赶时间”是种时代病，而直到最近，我才发觉我也得了这种病。

先是母亲跟我抱怨：“找你说话只能在你规定的时段。”我哑然，确实好几次母亲敲门来找我说话，我都不等她开口就急急地说：“我现在不能被打断，咱们吃饭时再说。”母亲说，等到吃饭时她就想起不来要跟我说什么了。看着有些委屈的母亲，我安慰道：“你想不起来的说明是不重要的。”母亲悻悻地陪我住了几日就打道回府，我想我是伤到她了。平常生活能有什么重要事呢，大多是日常琐事，但就是这些“不重要”的事才构成了家人间很重要的情感链接啊！

然后是朋友无意间跟我提起，“你知道吗，我觉得你是个时间特别宝贵的

人”。我惊讶道：“谁的时间都很宝贵呀。”朋友强调，你是“特别宝贵”。接着她举例，“你记得咱们第一次约见面，你说两周后的哪天你有空吗？把时间安排到两周以后，在我的朋友里可不多”。我又一次哑然，实在不想回忆那段把时间精确安排的日子，太紧绷了。我似乎习惯了出来大半天就安排两到三场会面，地点上尽量安排顺路。有一次朋友忍不住说，我们不必总是“顺便”见个面吧，我们能不能“特意”见个面？我很愧疚，因为我确实舍不得花时间特意见面。上海太大了，跨个区耗时一小时是常态，特意见面意味着在路上的时间成本就是两个多小时。所以我往往是到要办什么事在她附近，就“顺路”去看她，碰一面。

曾经的我，可是个为了不赶时间，看场剧还特意在郊区留宿一晚的人啊！是什么让我把时间安排得如此紧凑，是绩效吗？是想成名吗？还是想致富？我细想，都不是。那就是被时代的洪流挟裹前行的后果吧。赶时间赶出了好作品好业绩吗？并没有，徒然让自己觉得忙碌而已。而当我在行走间停歇、在茶席间静默时我才发现，这些停顿的片刻能赋予时间更多内涵，让生命能量得以提升。

于是我拨了个电话给母亲，跟她絮絮叨叨了良久；接着我对朋友说，我现在就开车去看你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生活